

彭·国·梁
选·编

悠·闲·生·活·随·笔

惠·特·曼 梭·罗 劳·伦·斯 等·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惠·特·曼 梭·罗 劳·伦·斯 等·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惠·特·曼 梭·罗 劳·伦·斯 等·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惠·特·曼 梭·罗 劳·伦·斯 等·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惠·特·曼 梭·罗 劳·伦·斯 等·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惠·特·曼 梭·罗 劳·伦·斯 等·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惠·特·曼 梭·罗 劳·伦·斯 等·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弗农·李：悠闲

惠特曼：裸身日光浴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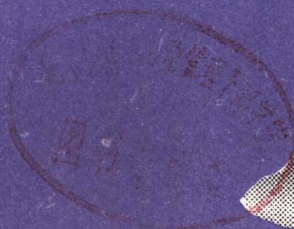
L006911

彭国梁 选编

悠闲生活随笔

惠特曼 梭 罗 劳伦斯 等著

L006911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悠闲生活随笔

彭国梁 选编

责任编辑：唐昆雄

特约编辑：林 泉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邮编：550001)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印装

*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插页：2

字数：385,000 印数：00,001—10,000

ISBN 7-221-02777-3

I·332 定价 8.60 元

劳伦斯：性与可爱 同音乐作爱

查尔斯·兰姆：拜特太太谈打牌 古瓷器 酒鬼自白

约·布·普利斯特利：论无所事事

撒缪尔·约翰逊：谈谈懒惰

塞涅卡：论嗜酒

罗·林德：无知的乐趣

梭 罗：寂寞 禽兽为邻

东山魁夷：听泉·舞妓

罗素：闲散颂 论罗曼谛克

蒙田：论闲逸 要生活得写意 尽情享受生活之乐趣

雅克·卢梭：如果我是富豪

海·伯尔：懒惰哲学趣话

目 录

惠特曼

在海边的一个冬日	1
裸身日光浴	2

华盛顿·欧文

航程	5
伦敦的星期天	10

马克·吐温

漫谈理发师	13
辛劳的蚂蚁	17

克·莫利

门	22
---------	----

海明威

不散的筵席	25
-------------	----

E·凯利

懒惰的智慧	29
-------------	----

爱·布·怀特

再到湖上	32
------------	----

爱默生

论美	39
----------	----

梭 罗

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	46
声	61

寂寞	76
村子	84
湖	89
更高的规律	111
禽兽为邻	122
《瓦尔登湖》结束语	133
劳伦斯	
性与可爱	146
同音乐作爱	152
作画	159
墙上的画	166
查尔斯·兰姆	
拜特太太谈打牌	175
古瓷器	182
酒鬼自白	189
罗 素	
闲散颂	198
论罗曼蒂克	209
性和个人幸福	211
培 根	
论旅行	218
休 谟	
优雅而快乐的人	220
鉴赏力的细致和情感的细致	227
谈谈随笔	230
撒缪尔·约翰逊	
说春	235
谈谈懒惰	238

快乐的期待.....	241
奥立佛·哥尔斯密	
酒肉竞选.....	244
蜘蛛的智慧.....	247
莱·亨特	
寒晨早起.....	251
握手.....	254
路易斯·史蒂文森	
徒步旅行.....	257
D·莫里斯	
胡须.....	266
弗农·李	
悠闲.....	272
高尔斯华绥	
观舞.....	274
约·布·普利斯特利	
论无所事事.....	276
蒙 田	
论闲逸.....	281
论隐逸.....	283
要生活得写意.....	296
我的书房.....	297
尽情享受生活之乐趣.....	299
卢 梭	
漫步之五.....	301
漫步之七.....	310
徒步旅行.....	324
如果我是富豪.....	326

拉布吕耶尔

几种“猎奇者” 328

心不在焉的人 330

乔治·桑

冬天之美 332

科莱特

我家中的动物世界 334

滑雪 335

诗意盎然的黎明 337

夏多布里昂

弄蛇者 339

博瓦尔

假期的快乐 341

波德莱尔

邀游 343

慷慨的赌徒 345

情妇的画像 348

伏尔泰

论奢侈 353

阿 兰

读书之乐 356

川端康成

秋鸟 361

花未眠 362

东山魁夷

听泉 366

舞妓 368

水神节 368

风景顿悟·····	371
东方和西方·····	375
寒冷的东京·····	382
白夜的魅力·····	386
古都慕情·····	394
永恒的大海·····	398
德富芦花	
空山流水·····	402
良宵·····	403
田家的烟·····	404
土井治	
浴衣·····	405
性感和魅力·····	406
列夫·托尔斯泰	
为什么人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	408
恰彼克	
甜蜜的翁布里亚·····	427
田园诗情·····	429
卡夫卡	
旅途札记·····	431
茨威格	
手迹的意义与美·····	437
弗洛伊德	
论幽默·····	445
海·伯尔	
懒惰哲学趣话·····	451
塞涅卡	
论嗜酒·····	454

论浴室.....	458
论交谈.....	463
聂鲁达	
归来的温馨.....	466
服饰的妙用.....	468
罗·林德	
无知的乐趣.....	473
编后记	478

惠特曼（2篇）

在海边的一个冬日

前不久，十二月的一天，天气晴朗，我坐上坎登至大西洋城这条老铁路线的火车，历时一个多钟头就到了新泽西的海边，在那里过了一个中午。我出发得很早，一杯美味的浓咖啡和一顿丰盛的早餐使我精力充沛（是我的好姐姐露亲手做的——食物可口之极，容易吸收，使人强壮，后来一整天都称心如意）。最后一段旅途，大约有五六英里，火车开进了一片广阔的盐泽草地；那里咸水湖交错，小河道纵横。菅茅草的香味迎面扑来，使我想起了“麦芽浆”和我家乡南部的海湾。我本可以到了晚上再到这平展而芬芳的海边大草原尽情地游玩的。从十一点钟到下午两点钟，我几乎都在海边，或是在望得见大海的地方，听大海的沙哑的低语，吸入凉爽、使人愉快的清风。先是坐车，车轮在坚硬的沙地上匆匆驶了五英里，却没有什么进展。后来，吃过饭（还有将近两个钟头的余暇），我朝着一个方向走去（见不到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小屋，看样子是海滨浴场的客厅；周围的景色，任我独览——离奇有趣，使人心旷神怡，无遮无挡——我前后左右，都是一片菅茅草和磁麻草——空旷，简朴而毫无装饰的空旷。船在远方，再望远处，只能看见一艘向这儿驶来的轮船拖着一缕黑烟；海船，横帆双桅船和纵帆双桅船更是清晰可见，其中大多乘着强劲的风、鼓

扬着船帆。

海上，岸上，都充满了魅力，令人神往！它们的简朴，甚至它们的空旷，多么令人思量不绝啊！它们或间接或直接地在我心中唤起了什么呢？那伸延开去的海浪，白灰色的海滩、海盐，都单调而无知觉——全然没有艺术，没有歌词，没有话语，也不风雅，这冬日却是无法形容地令人鼓舞，冷酷然而看上去却是如此柔美，如此超乎世俗，比我读过的所有的诗、看过的所有的画、听过的所有的音乐都更加深刻而难以捉摸地打动我的感情（但是，我要说句公道话，这也许正是因为我已经读过那些诗，也听过那种音乐吧）。

（张禹九 译）

裸身日光浴

星期日，8月27日（1878年）——我又一天没有明显的虚弱和病痛的感觉。空气新鲜，我慢慢一跛一拐地走过这乡村的小路和田野，独自同大自然——开阔、无声、神秘、遥远但是摸得着而且动人的大自然——坐在一起；这时，平静和营养好似从天而降，奥妙地渗入了我的心田。我同这景色、这快活美好的日子合为一体了。我徘徊在清澈的溪水边。这里，溪水轻柔的汨汨声使我宽慰；那里，它那落差为三英尺、一泻而下的刺耳的哗哗声也使我宽慰。哦，忧伤的人们啊，你们身上潜在着可供挑选的资格，从河岸、树林和田野那里获取可靠的功效吧。两个月里（1877年7月和8月），我已经获得了这种功效，使我恢复了健康。每天过着隐居的生活——每天至少有两三个钟头是自由自在的，一丝不挂，沐浴日光，不言不语，毫无羁绊，没有书籍，不拘礼节。

我大大恢复了健康是靠什么，读者，我可不可以告诉你呢？那

就是将近两年来，我时而离开陆地时而回到陆地，不吃麻醉药也不吃内服药，天天都在户外。去年夏天，我在那条小河边找到一个特别幽静的小山洼。它原先是一个很大的泥灰岩采掘场，现在已经废弃，长满了灌木，大树，青草，还有一簇柳树，河滩蜿蜒，一股清清的河水从当中流过，有两三个小瀑布。每逢天热，我就来到这里避暑，直到今年夏天。在这里，我体会到了他老先生^①的话：一个人孤零零呆着时是最不孤独的。我从不曾跟大自然挨得这样近，大自然也从不曾跟我挨得这么拢。我还是照老习惯，几乎是自动地当场用铅笔把心情，情景，时光，色调和轮廓都记下来。我且来专门写下最近的一个愉快的上午。它是那么安静而纯朴，那么不同凡响而自然。

早餐之后一个多钟头，我一路去到前面提到的那个小山洼的幽深处。那里成了我、几只画眉鸟和猫声鸟的天地。西南风轻轻吹过树梢。正是我象亚当那样^②洗空气浴、擦洗浑身上下的好地方和好时光。我将衣服挂在附近的栏干上，戴一顶宽边草帽，穿一双便鞋，多么惬意的两个钟头啊！先用硬而有弹性的毛刷擦胳膊，胸部和两侧，擦到皮肤发红——然后半截身子浸在清澈流淌的河水里——从容悠然，多多休息，多多停歇——每隔几分钟便光着脚在附近的黑淤泥里来回走动一阵，让脚在松软的泥土里洗泥浴——在清澈的流水里漂洗两三次——用香毛巾擦——在阳光下无所用心地在草地上漫步，时而停下休息，然后再用毛刷擦洗——有时我随身带着轻便小椅，因为我活动的范围很大，将近一百杆^③，感到很安全，不受打扰（即便偶有打扰，我也毫不害怕）。

我在草地上慢慢地走着，灿烂的阳光照出我的身影，身影跟

① 可能是指美国超验主义者、作家亨利·梭罗（1817—1862）的话。——译注

② 指裸身。——译注

③ 美国计量单位。一杆等于 $5\frac{1}{2}$ 码，或 5.0292 公尺。——译注

我一起往前走。我似乎同周围的每一样东西融成了一片，跟它们一样健康。大自然裸着身子，我也裸着身子。懒散了，轻松了，喜悦而平静了，就什么也不去想了。但我还是有兴致这样想过：或许我们心中对大地、阳光、空气、树木等所抱的亲善感情，仅靠眼睛和心智是领悟不到的，而要靠整个躯体去领悟，我既然不遮住眼睛，何妨也不遮住肉身呢？在大自然中畅快地、精神健全地、静静地裸着身子！啊，城里的贫病者、好色者如果能够真正地再一次了解你，那该多好呀！裸身岂不是下流？不，从本性说，是下流的。下流的倒是人们的思想，人们的复杂头脑，人们的恐惧，怕丢了脸。心情不高兴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衣服令人讨厌而弃之不穿，而且衣服本身就不成体统。或许他或她（何止成千上万啊！）从来不配享受大自然赤裸的自由驰骋——从来不懂得什么叫纯洁，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忠诚、艺术、健康。（或许古希腊人所阐明的最优秀的哲理、美、英雄品质、精神的全部课程——文明世界所熟知的这各门学科中最高的高峰和最深的深海——正是来源于希腊人对于裸身的那种自然则虔诚的观念。）

最近两个夏天，我度过了无数这样的时日——我的健康能够得到部分恢复，多亏了这些时日。也许有些好心人认为，这样消磨时光和思考，未免不高明和愚蠢。也许是这样吧。

（张禹九 译）

华盛顿·欧文（2篇）

航 程

船啊，船啊，你泊在大海中央，

我远远把你眺望，

我要前来问你，

你守护什么？

你筹划什么，

你的归宿在何方？

第一艘出洋贸易已起碇，

第二艘留下来守海疆，

第三艘满载财富要返航。

嗨，我心爱的船儿，你将驶向何方？

——古诗

对于到欧洲观光的美国人来说，他必须经历的漫长航程是一次绝妙的准备活动。与尘世暂时睽隔，从公务中暂得偷闲，使他能心境从容，宜于容受新鲜生动的印象。一片汪洋将地球隔成两半，犹如在书本中插入了一张白纸，绝无任何渗透可言。而在欧洲，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风土人情的融合之所以不可觉察，就是由于这种渗透。当别去的故土从视野中消失后，直到踏

上彼岸，随即卷进扰攘新奇的另一个世界，这中间只有海阔天空的一片空濛而已。

陆路旅行，景物连续不断，兼有首尾相接的人物事件，可以展现人生故事，减轻离愁别恨。我们在旅途中每前进一步，手中都的确还曳着“一根逐渐加长的链条”。这根链条是不会脱节的，因为我们可以一环接一环地往回追溯，使你感到最后一环仍然把我们拴在家中。可是在苍茫大海中的航行却不然，它把我们骤然分隔开，使我们感到离弃了安居的乐土，漂泊到一个充满疑虑的世界；它使我们和家人之间隔了一道深渊——不仅是意念中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深渊。这道深渊将带来暴风骤雨和恐惧不安，使行程可知而归期难料。

至少我自己的处境就是这样。当故土在我眼前变成一线青黛，象天陲的一片孤云一样淡然飘逝，这时，这个世界及其有关的一切，就仿佛书卷一样在我面前合上了。在翻开另一卷书籍之前，我绰有余暇驰骋遐想。此刻，这片土地正在我面前逝去，她拥有我平生最珍爱的一切。她会发生什么变化？在我重返桑梓故园之前，我自己又将经历怎样的变迁？一旦起程飘泊，谁说得上变幻莫测的人生潮流会把人驱向何方？谁知道何日能重归故里，究竟是否有缘再度拜谒自己度过童年的地方？

我曾说，海上一片空濛，这个说法要修正一下。对于性好沉思、耽于幻想的人来说，航程中的一切，实在令人遐想。而这引人遐想的一切，往后就变成了大海和天空的奇观，往往令人驰神向往，忘怀世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我喜欢懒洋洋地凭倚着船尾的栏杆，或者爬上大桅盘，一连几小时对着夏日里静谧的海面沉思默想；我喜欢凝望那刚刚露出海面的一团团金色的云彩，把它们想象成仙境，把我臆想的人物移至其间；我喜欢注视那微波漾漾的海面，那翻滚的银涛仿佛要消失在幸福的彼岸。

从令人目眩的高处俯视水中怪物粗鲁地嬉戏，安全感和恐惧

感交织心头，此中乐趣，颇堪玩味。成群结队的海豚在船头两边打滚；逆戟鲸的巨大身躯缓缓升出海面；贪婪的鲨鱼象幽灵一样穿破蓝色的波浪。于是我想起了听到过的、读到过的有关海中世界的一切：漫游在深不可测的海谷的鱼类；潜藏在地球最深处的朦胧怪物，以及给渔人水手增加谈资的荒诞幻想。

有时一叶孤帆在遥远的大洋边缘滑过，又引起另一种随想。这一小方天地正在仓促赶赴人烟稠密之处，何等有趣！人类的发明物啊，它多多少少战胜了风浪；它使天涯海角畅通无阻；它拿南方富饶物产去充实北方贫瘠的地区，建立起互惠的交往；它把知识的光辉和文明社会的慈爱传播到四方；它从而重新聚合起星散的人类——造化仿佛从中设置了不可逾越的屏障——凡此不朽成就，何等灿烂辉煌！

有一天，我们看见一件影影绰绰的东西在远处漂浮。在单调乏味的海面，一旦出现新的目标，必定引人注目。原来是根船桅。那条船准已分崩离析了，因为桅上还残留着手巾，那是水手用来把自己束在桅杆上以防被海浪把他冲走的。找不到任何可以确定船名的痕迹。这杆破桅显然到处漂流已有好几个月了，上面已粘着一簇簇贝壳，两侧挂着长长的海草。可是，我想，水手在哪儿呢？他们早已结束了挣扎，被咆哮的暴风雨吞噬，白骨也已沉睡在海底的深壑里了。寂寞凄清，如同海浪一样，覆盖着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结局。曾经随着这条船漂走过怎样的叹息！冷寂惨淡的家中，作过怎样的祈祷！情人、妻子、母亲又怎样从每天的报纸里细细搜寻这条船的偶尔的消息！期待如何黯淡下来变为焦虑，焦虑变成恐惧，恐惧变成绝望！哎！连一件纪念品都没有送回来供情人珍惜抚爱。所能知晓的一切，只不过是船儿驶出了港口，“从此消息杳然”！

看见这根破桅杆，象通常那样，总要勾起许多阴郁的轶事。到了夜晚，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天气本来一直晴朗，这时却开始变